

生命的乐章

杨运菊

(散文诗选章)

安康是一滴水

弱水三千,我只需一滴。
一滴汉江水是父亲的汗水,抑或是母亲的乳汁。

生命与我。血脉与我。
一叶扁舟,父亲的篙扬起又落下,水鸟起伏于白色浪翻滚,渐行渐远的背影,视线中模糊。

惊涛骇出盐道,船桨滑落月稍。
那佝偻的背影,大青盐未能压弯结实的脊梁。挺直,与秦岭对话。

弯道未能改变肋骨的硬度。坚挺,与巴山共语。

汉江水,没有盐的味道,盐道跳动着汉江的脉搏。

拘一捧雪,五千个春秋洗亮。朱鹮滑过宁陕指尖,于水之深,翻飞、旋转、起落。雪一样的纯,雪一样的白。

那个放弃城市生活的男人,一望望远镜,一组数据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他有秦岭般的伟岸,汉江水般的柔情,爱着那群珍禽。

或许,多年以前还在三叶石里,追随着先民栖居于此。

一块石头,激起层层涟漪。诗人的梦在石头上开花,翻山越岭开在春天里。

石头的倔强,汉水的温润,巧夺天工雕刻出安康的符号:勇敢与智慧。

不是么?

龙舟竟渡,锣鼓齐鸣,号声震天,水花飞溅处鸭影横斜,强健的胳膊揽影于怀,岸边的吆喝声便是强者的音符。

安康是一滴水,这滴水能映照太阳,亦能柔软汉江的石头。这滴水能低吟浅唱汉调二黄,亦能穿巴山越秦岭吼出秦腔。

汉江水如此干净

整个汉江,犹如一条蓝色的鱼,每一片攒动抖落的鳞,如田埂上的一片片桑叶,在蚕的耸肩吐丝中为苦难的历史封面编织梦的盛筵。

整个汉江,麦苗在耳鼓里拔节、长高,每一粒麦穗是超度过的拉面和水饺,以及一指一指弹向碧空的酒酿。

生锈的门锁摁不住甘泉的喷涌,每一滴水的褶皱里深藏金子般透明的爱恋。饱满的爱,永远烙在李树、菜花和枇杷树的细节里。

整个汉江,所有生命中的事物,想怎么安放就怎么安放,“不拘泥于体内的繁华与盛景,不拘泥于体外的粗糙与简单”。

一起起伏的水鸟,一起起伏的群山。行吟者的歌声滑入水底,青铜般的回声与砂石亲吻。如此的澄澈。

深爱江水的渔夫,夕阳下满载而归,返航的粼粼波纹在夕阳的余晖里漾起。

孩子们深谙水性,哪个江边的孩子不知水的深浅呢?

他们堆砌沙滩,又慢慢从手心推到,而水流一去不复返。

他们常常坐在岸边,看水流过去,看太阳沉下去,看父辈的身影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而他们内心一直回应一个响亮声音。为什么喜欢这江水深远的回眸,因为汉江水是如此干净。

月河水唤醒我伤疤里的花朵盛开

月河,秦岭之南,巴山腹地,汉江支流。
这里花红柳绿,细雨柔情。桃肥杏满,众神尚未逃离。

这里土地肥沃,雨水充沛。谷物满仓,有六翼天使给予的救赎。

让我成为一种乐器吧!调好琴弦,为她奏响喜爱的乐音。虽然唱腔有些羸弱和青涩。

让我成为一幅画吧!月河水色揭开神秘面纱,扶犁耕种的农人便是画的背景。固然有些迟疑,显然接近苍茫。

她的纷呈,她的故事,她泛起希冀的涟漪,她游走在体内的骨头,在春风里徜徉。

装点一个丰满的花盆,用葡萄藤做流苏,三村村做支架,鲁家村做护栏吧。把山芋、野菜以及所有的果蔬纤维布满盆沿,用月河水沉淀一些张扬、骄傲和华丽。

以我的主观意识,捧着这盆沉甸甸的爱与收获、光阴和故事、希望与内敛、滑坡和力量。给你,给他。

不是尾声的尾声碾碎繁文缛节,我需要用活着的月河水唤醒我伤疤里的花朵盛开。

用博大的胸襟让没有结尾的结尾飞起。



作者简介:杨运菊,陕西安康汉滨区红旗小学教师。诗歌作品散见《星星》《散文诗》《散文诗世界》《延河》《浙江诗人》等刊。作品入选多种选本。《实力诗人》《校园诗歌年选》微刊总编。参加《星星》诗刊全国第三届青年散文诗笔会;获全国第十七界“新国风杰出诗人奖”。出版诗集《迷迭香》散文诗集《芒刺》各一部。

来。

牛蹄印

几百年前的一场雨水,冲走茅屋和田舍。

我深信是那头冒失的头牛领着他的族人扼住洪水的咽喉,用尽所有的力气挽住狂澜。

石头上留下他深深的足迹,鲜活、热烈、深邃。

这印记,有着不同的侧面——阳光和阴影,燃烧与灰烬。

阳光普照大地,所有的动物和植物。人烟稠密,屋宇毗连。

火焰捡起力量的种子,火苗嗤嗤地响。

这印记,有水的颜色,石头的颜色,土地的颜色和肌肤的颜色。

土地孕育出豌豆、玉米和草房子,梦中绿色的蝴蝶。

麦子过去了,雏菊开出果园似的花朵。

拆开花朵,萤火般的光亮。萤火虫死了也不忘发光。

牛羊在山坡上吃草,猫平静而安详地躺在奶奶的脚下。

推窗下的石头,等风来,莲花般的手指摊开天空的暗眸。

流水如斯。

一些人,转身,去下游寻找更大的码头,但他们的心从未离开。一些风,吹进来,又吹出去。

孔子如来。

石头上的印记,犹如碑石上的经文,或是圣域里的祷词。

一封潦草的信

村口的老井盖上邮戳,至今忘了回家的路。

渐趋枯萎的容颜,我甚至不敢拥抱和亲吻它,像燃烧后的秸秆那么脆弱。

且不说好哭的小辣椒属尘土还是属小猫属小狗。

它一流泪,河里的石头滚上山坡。没有了石头的河水像没有骨头的风筝,想要飞也飞不高。

软着身子着陆,青苔布满近乎坍塌的村庄。

在乡愁里,从未离开过的老人们撑住星光和房梁。而我是一封从稻草写到潦草的信。

失去味觉的方言

翻过八月的院墙,爬至木桥边。

青春像面前滑过的水上漂。无痕无迹。

磨盘转动时光的轴线。舔舐过的时光甜饼,在熏黑的中指尖随烟圈消融。

搬动云梯才能钻进往事的被窝。漏风的窗台,讲述十八岁半的青涩。

秋稻子变形,风铃走样。

那些不可言说的事物,不断增加册页。

秋日里窃窃私语;蝉鸣荒凉,苞谷结舌。

裹进混泥土里的方言,失去味觉。

走下高空的雨水

圆号和长笛在冬日的最后一个黄昏摁下休止符。它们曾经取笑啄木鸟空旷的啄木声。

蝙蝠在夜间无声地飞翔,黑暗对它们来说是一种保护。就像习惯在水底生长的鱼类,短气流和暴雨天气对它们就像习惯于反常天气中的云朵。

走下高空的雨水最终倒流进自己的眼睛变成眼泪。走向废墟园的是绿得发黑的紫竹和红得发紫的果实开始霉烂。

之后,走向没落的是盛极一时的呼啸山庄和十二时辰里的最后一道密旨。

平地上开出细节花

时间穿上伪装,风开始凋谢。

月亮的羽毛一根根落下来,像玫瑰花瓣暂时离开花枝,做一次短暂的休眠。

烧红的铁焰熨平心经上的疤痕,反骨被狠狠抽打。野核桃从树上落下来。

核桃的立场;在秋天的偏僻巷道里独守孤独的村庄,在人心的褶皱里转换睡眠的姿态。走出黑暗的身体,平地上开出细节花。

黄昏走投无路,嫁给波涛汹涌。天空塌下来,浪花一朵白过一朵。无限极河道,一枚铅笔。

水上写生命,生命流淌起来。写离别,离别生动起来。

黄 昏

他的一生是有层次感的:青葱岁月里白桦树林一样的茂密。

说到挺拔,他拔高过自己,又退回到平静的水面,像雷阵雨前鱼儿一样试着跳跃,终究没有跃过龙门。雷声治好他结舌的中年。

那些慵懒的日子,漫不经心地磨平他想说出的话语:雨水,风车,贝壳。

他的鞋底把时间磨得瘦骨嶙峋,他骨头上的棱角也不再分明。

这个世界爱过他。他爱过这个世界。晚霞是他最后的晚餐。

他知道,他将去向哪里,虽然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他灵魂分离。一部分留在身后。他看着另一部分在摇晃和逼仄的人间奔向火烧云。他想用金属钳夹拢它们,但金属的光线已抵达生锈的床头。

芒 刺

针灸能唤醒耳朵周围的皮肤?

觉醒的不是针孔,而是针孔里甜蜜花一样的暗井。

坚硬的井壁,拴住绳索的喉咙。谁能找到希望的田野?

干瘪的竖琴能弹奏出博大的胸怀?

狭窄的山谷水流咕噜作响,一线天似的向高空抒情,寻找穿心而过的河。

着实孤独了点,姑苏城外寒山寺般的孤

独。幸好有夜半,幸好有客串的演员——登船,离船,上岸。一切都恰到好处。

好到东施效颦的模样,没有人读的桃花扇,没有人指挥的扇面上的光辉灿烂。

万千兵马,一个人的战场。谁能撕开预言般的魔咒?

风生水起

排练好的语声,从宋朝动身路过元朝,来到黄姚明清古街,南腔北调对话良苦用心的老风签名。一声唢呐,开始舞龟蚌、提灯、扮鬼和光对阵。

水缸里浸泡菖蒲的根。略带野性的九月解开纽扣,是时候敞开心扉了;一起来吧!敲起竹竿起舞,郎在对面唱山歌,妹在八步采茶戏。

昨天黄昏,古戏台出镜,鲤鱼街跳出龙门。

季节安排好的一桩婚姻。风生和水起成亲。

祖母赐给它们榕树绿,紫色土和圆周率。三点一四一五一九二六……

风调雨顺

到夜以外的地方(仙人古井)去取水。

五座方池相连,不旱不涝,不缓不急。饮水洗菜洗手洗衣。

顺着水流的方向,一口井淡泊,一口井清醒。一口井煮沸岁月的绝味水晶杯。

节日的方案备齐,万物生,万物长。一粒一粒的黄姚豆豉走进深巷里的小令。

之后的神仙姐姐,一个叫风调,一个叫雨顺。

风吹草动

九月,我策划了一场巨大的阴谋:去姚江江原生态的一滴水。

江水漾漾,石桥幽幽。我曾偷走天空,盗走海洋。

我思想的原野长满硫磺岩,我意识的空间住着黑子洞。

量子世界里的物质卸载。我剩下我。

一滴水足以洗清我肺部的二氧化碳,和口腔里形而上学的中子理论。

飞鸟抵达的夜晚,月亮有姣好的眉,睫毛上走下来一个僧侣,说着偈语;走下来一串佛珠,提着光亮。传道士增加一页经书。

我立刻躬下身体,让灵魂在大自然的谆谆教导中燃烧。

火焰走了。风一吹草就生动起来。

万物生

像九这个宇宙最大的数,它与九天,九地,九九艳阳相得益彰。与我,似乎无关。

我在三月初三抢花炮求好运,七月初七取仙水迎吉祥,七月十四点柚子灯祭河神。好运连连,我仿佛回到人间。

与九撞个满怀,是九月的黄姚:九宫八卦式风格建筑、九百九十九块青石板铺砌而成的大街小巷,那么多玫瑰静悄悄地开。

黄精小酒使我脑子开始断片,心里的小九九盘算着枕山、抱水,多么惬意的午后三分钟。

道士来了,真武山上种下一。和尚来了,龙溪水里栽下二。他们取道天然街,一路清风徐来。

在这里

在这里,空气获得自由,我柚子茶般的呼吸越发轻盈。

走在青石板路上,月光途径我身体的缓坡通过我思想的房间抵达上帝的枕边。

帝也失眠。那些低调,古朴,原始,独特的古镇元素(断片酒、老酱菜、苦菊花……)打破他体内的生态平衡。

我以一团火焰的方式进入古道深巷,火苗击碎四周堵的声响和色彩。

捆绑小天井的绳索在淤青处烂掉。那架旧风车吱呀呀地留下时代的掠影。

在这里。甚至每一粒黄昏,安静得像个现代写字台。

诗 歌 地 标

李厚之老师得知我在写《金州石头记》,很是惊喜和高兴,专门